

歷史與空間

師生深情「兩地書」

馬承鈞

讀古賢詩，總能撥人心弦、緬懷師恩。「師步有雲隨，師情唯鶴知。蠶迷收術路，雪隔出溪時……」這是唐代文學家方干《題碧溪山禪老》詩，描述作者與一位高僧的師生情誼；許渾《送僧歸金山寺》云：「老歸江上寺，不忘舊師恩。駐錫逢山色，停杯見浪痕……」師徒深情亦呼之欲出。

師承關係，是文明社會最高貴的人際交往，也是傳統文化最閃光的一環。千百年來，人們用詩詞嘉許、師恩如山、知遇之恩、舐犢之情、程門立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等詞語形容師生情誼。名師出高徒，正是這種文脈傳承，滋養了一代代大師巨擘。孔子與顏回、冉求、端木賜等72高徒的莫逆之交，范仲淹對歐陽修、歐陽修對蘇軾的名師出高徒。知遇之恩，司馬遷師承董仲舒，宋濂栽培方孝孺，古代尊師重教故事傳頌至今；胡適與導師約翰·杜威、季羨林和恩師陳寅恪、沈從文與汪曾祺的忘年交、齊白石提攜李苦禪李可染、弘一法師（李叔同）惠澤豐子愷，至今為人樂道。至於毛澤東敬重老師毛宇居、楊昌濟、邵飄萍、徐特立的佳話，習近平與初中老師陳秋影長達50年的交情，更被傳為美談。

最近，一對師生的忘年交感動無數讀者——它源於一本剛剛出爐的新書——《南北飛鴻忘年情》。日前，該書研討會在重慶大學舉行，引起不小反響。海燕出版社推出的這套大書，收錄了我國新聞學泰斗甘惜分先生與資深媒體人王繼興師徒間延續近40年的「兩地書」。書中收錄273封書簡，內容林林總總，囊括學術研討、新聞理論、媒體運作、翰墨藝術及社會百態、做人處世等方面，字裡行間充溢著敬師重教、提攜後學的人間大愛，閃耀著兩位聞人的廣博學識、治學精神和宅心仁厚之風。此前，《南北飛鴻忘年情》新書發佈及研討會已在鄭州舉行，內地新聞界、文學界、出版界和書法界名流濟濟一堂，從不同層面和角度暢談出版該書的意義與價值。

被譽為「中國新聞學泰斗」的甘惜分先生係四川鄰水人，生於1916年，是中國人民大

學新聞學院資深教授。晚他24年的王繼興是河南原陽人，係《河南日報》編委、《大河報》首任總編輯。1976年，36歲的王繼興赴北京大學新聞專題研究班深造，與甘惜分教授由相識、相知到相交，因為志同道合、意趣相近，前輩慧眼識珠，後者尊師重道，終成良師益友莫逆之交。

甘惜分先生對王繼興說：「世界上第一位博士的老師不是博士。不敢超越老師、不敢與先生爭論的學生不是好學生。」他非常器重王繼興才華和見識，常將自己對時局和新聞的看法與之交流，包括輿論研究、辦報要旨、治學經驗和寫作感悟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甚至不隱瞞自己的苦惱與思考。

得益於甘老教誨，枕經籍書的王繼興夙興夜寐奉獻報業，撰寫出大量新聞佳作、出版多部文學專著，還入圍首屆范長江新聞獎提名，當選全國省級晚報（都市報）學術委員會主任和河南省雜文學會會長等職。40年間兩人鴻雁不斷，通信達700通（現尚存500餘封）。《南北飛鴻忘年情》收錄甘先生致王繼興書簡163封，學生致恩師信札110通。書簡是親友間交流信息、溝通情誼的重要橋樑，也是漢字使用、披露心跡的重要載體，堪稱中國傳統文化一大組成部分。名人間的尺牘信札，更具珍貴的人文價值，常成文壇軼事。在網絡技術高度發達、書簡文化日益式微的當今，書信愈顯彌足珍貴了。

尤為難得者：甘、王二位均精於翰墨，甘老書法雄健瀟灑，是新聞界書法名宿；家學淵源的王繼興筆墨瀟灑、華美多姿。二人堅持用毛筆宣紙致函，書中收入的數十封書簡手跡，展示了他們不凡的書法功力，更令這套書簡錦上添花了。拜讀該書，在領略兩人思想感情和獨到見解之餘，還能欣賞行雲流水般翰墨藝術，沉博絕學、書記翩翩，實乃難得的雙重享受。難怪該書一出，大獲學界好評。復旦大學博導童兵、人大博導喻國明等十幾所名校新聞學教授競相推薦，《錢江晚報》、《揚子晚報》、《大河報》、《華西都市報》等十大都市報總編也發聲力挺，百道網更將該書列入權威的「百道好書榜」推向社會。



王繼興（左）與恩師甘惜分。作者提供

也是好事多磨，這套書出版也曾一波三折。王繼興早有此念，10多年前便將此意稟告甘老，畢生低調的甘老考慮之後卻並未首肯，後經多人勸解才稍有動搖，但說現在不行，待他百年之後再說。2016年元月，甘老以百歲高齡辭世，此事終被提上議事日程。海燕出版社決策者深諳這些尺牘短箋乃報界一筆寶貴精神食糧，奪得先機，一番運作，終將這份長達30多年的鴻雁傳書以極其精美的設計裝幀奉獻國人，讓讀者得以重溫一段崢嶸歲月，領略中國報業的風雲際會。

端午節夜，筆者再次捧讀厚重的《南北飛鴻忘年情》，深感一股濃烈的書香沁入心扉。一頁頁掀開，愈看愈有味道——書中有學人哲思，也有家國情懷；敘師生情誼，也有同志大義。它是一冊學術讀本，也是勵志寶典；是新聞學隨筆，又是社會學雜記；是精緻美文，兼有翰墨精品……可謂春風秋雨水文章，林林總總精彩紛呈，端的令人愛不釋手、受益無窮！甘惜分先生是我國著名新聞理論家、教育家、新中國新聞學教育與研究奠基人，長期出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年為人師表、諄諄善誘，培養出我國第一屆新聞理論專業碩士和新中國第一位新聞學博士，是首批榮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堪稱桃李遍天下、美譽貫海內。《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范敬宜曾致甘老詩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桃李園裡勤耕耘。輿壇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門立雪人」，精當總結甘老的一生。王繼興先生便是眾多程門立雪「擎旗手」之一。

《南北飛鴻忘年情》一書問世，既是對老一輩新聞人的緬懷和崇敬，也是對新時代知遇之恩的讚美；是尊師重教的真實寫照，也是回饋師恩的生動體現。「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夏夜捧讀好書，一如吸吮甘霖；前輩教誨猶如落紅，「化作春泥更護花」，誠如韓愈所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後人亟待動物範世，見賢思齊矣！

字裡行間

黃仲鳴

香港報業史的三副面貌

紙媒式微，香港報業面臨一次大轉變。但紙媒只是載體，新聞是不會死的；而且在未來十年八載，我相信紙媒還不至於全部嗚呼哀哉！

撫今追昔，香港報業確有段輝煌的歲月。在發展路上有四種形態：（一）播道辦報；（二）文人辦報；（三）商人辦報；（四）黨派辦報。這很多史家都有分析過了。但據我的觀察和按照香港社會的發展、教育狀況、市民接受論，香港報業有幾副面貌，值得拿來一談。

第一，是所謂「小報時代」。小報不同於小型報，即是無論紙張大小，開度如何，凡是內容沒有即時新聞，多是據事後新聞、當時的局勢而述評，或只宣傳個人、黨派的言論和以副刊文章為主。有等更是「一人一報」，一雞死一雞鳴。

由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即蓬勃發展，直到九十年代初，多不勝數，唯每每散佚矣。二三十年代的小報有：

- 1、政治秘聞：《探海燈》。
2、情色：《骨子》、《華星》、《開心》。
3、政黨：《赤報》、《胡椒》。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小報。作者提供

4、時評：《先導》。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夜報風行：《天皇夜報》、《華人夜報》、《新夜報》、《今夜報》、《星夜報》等。九十年代最後的兩份小報：《先聲日報》、《縱橫日報》。至於七八十年代，還有無數的小報、馬報，一報死，另報即起。是香港報界的一道異質風景。

第二，是所謂「粵語掛帥」，即是粵語廣為使用的年代。最先一份為《有所謂報》，粵語入文宣傳革命。其後為《香江晚報》，不僅以粵語寫新聞，還以三及第文體寫小說。當年的小報都喜採粵語，如上文所說的《先導》。抗日勝利後，《新生晚報》的副刊更將三及第雜文、小說發揮得淋漓盡致。早期的《成報》、《明報》更是熱衷採用，蓋粵語入文，更為生動靈活，當時的香港人看了，當起共鳴。

第三，是「小說掛帥」。在沒有電視機的時代，市民消遣就是追看小說，各報的小說版大為吃香，名家也輩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成報》，穩佔銷量第一，憑的就是小說。《香港商報》和《明報》創刊，都以其為師。

《成報》的小說家陣容，有所謂「三生分銀」之說，即是這「三生」雄霸報刊，稿費都被他們分去了，這是誇張之說，但可見當年他們的「巴閉」。「三生」即筆聊生（陳霞宇）、怡紅生（余寄萍）、靈籟生（衛春秋）。除此以外，還有個小生姓高（高雄）。

《明報》創刊時，主打為金庸的《神雕俠侶》，高雄押陣，以凌侶筆名撰《香港靚女日記》；宋玉、我是山人、江之南皆拔刀相助。

小說掛帥風行於四、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漸衰落，終至一蹶不振。

香港報業這三副面貌，除粵語入文外，餘俱成歷史矣。翻閱舊報，怎不令人懷念呢？但，方今還有多少人在看報紙呢？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駁斥人們對「蘇州過後無艇搭」的解說

A：要把提機遇，唔係就「蘇州過後有艇搭」！
B：習主席早前先提過，「執人口水尾」都執得幾快嘍！
【A：要把提機遇，不然「蘇州過後無艇搭」！
B：習主席早前才提過，拾人牙慧也拾得幾快嘍！】
A：有道理就唔怕執啲！不過，最緊要係要做得好睇睇，唔好剩番筆「蘇州屎」就得嘍！
B：之不過點解係「蘇州」而唔係「杭州」，又唔係「揚州」、「廣州」、「福州」、「蘭州」……
【A：有道理就不怕拾啦！不過，最為緊要的是要做得像樣兒，不要留下一坨「蘇州屎」就行了！
B：只不過為何是「蘇州」而不是「杭州」，又不是「揚州」、「廣州」、「福州」、「蘭州」……】

責任，繼而須由人家代其收拾殘局。說到「蘇州屎」的由來，有指與「江南美女多」有關：到了「蘇州」這個昔日的煙花之地，有人遇上心儀女子，在連番交往下情懷互生，一夕風流豈料換來女方珠胎暗結。奈何「神女有心，襄王有「家」，大部分「尋芳客」最終逃之夭夭，就此遺下一筆蓄意不償的「孽債」。有人就叫由這些「蘇州」情「史」留下來的「手尾」（責任）做「蘇州屎」。

兩句同以「蘇州」為據點，可「蘇州」並非主角，所列解說充其量是「故事」，作為由來並不成立；也別以為故事的情節絲絲入扣，其實是經筆者美化的效果。筆者在專欄也曾多番點出，粵語俗諺的生成多與「諧音化」有關，而這也是俗諺最普遍的「破解」手法。其實，「蘇州」只是指數個星期的「數周」的諧音而已。以「數周」代換「蘇州」，什麼狀況，一目了然：

「數周」過後有艇搭；「數周」屎

前句意思變成：數星期過後沒船可乘——船家們一般以「數周」為一期來制定船期，那「數周」過後，亦即船期已過，人們便要待下期了。後句意思變成：數星期前某人拉下的一坨屎——大家應不難想像一堆有待清理的糞便留在某處「數周」的噁心景況。由此看出，兩個同以「蘇州」為主角的處境在代換後均與原意吻合。上述那些既穿鑿又誤導的解說深入民心，大抵是歷來的電影和電視劇均把「江南」塑造一個「尋花問柳」的上佳地點，且對「乾隆皇下江南」的風流韻事繪聲繪影罷了。最後值得一提的，當大家看到筆者近期獲《文匯報》惠賜偌大空間以傳揚粵語文化的時候，又當全世界看到「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勉勵港人時引用了廣東諺語的時候，那個在多人心目中的「封殺粵語」傳言甚或政策的可信性有多高，不言而喻。所謂「封殺」，筆者一直的理解是有人「捉錯用神」而已。對粵語的前途問題，筆者只有四個字：

自強不減
換言之，惟有好好保育，精準傳承，粵語這個美麗方言方可薪火相傳，否則：
不對自減，與人無尤

- 1 「執人口水尾」中的「尾」的白讀是「尾5-1」。
2 「咪走雞」指「勿走機」的諧音。
3 「江南」指「蘇州」和「杭州」一帶。
4 「手尾」，粵方言，由「首尾」一詞演變過來。
5 「捉錯用神」指以為是上頭的意思或執着一些個別現象而對某事情作出了錯誤的定論。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絲路詩絮 莫夫（塔吉克斯坦） 宋紅譯

來鴻

遠去的草船

俞慧軍

月亮升起來了，江南沉浸在柔水般的月光裡。草船停泊在楊柳樹間的河岸邊，而一輪圓月正悄然從運河的波光裡浮起濕潤的臉龐。我站在草船的甲板上靜靜觀賞著夏夜的月亮。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夜，我們同村三個小夥伴結伴外出割青草，五噸重的水泥船艙已被幾天來收穫的野草壓到了水面。

那個年代的蘇南農村沒有農閒，從公社、大隊到生產隊都鼓勵農民圍河泥、割青草，積「有機肥料」。為了多積肥多掙工分，農民們便起早貪黑地尋活幹。男勞力下河圍河泥，女勞力割青草、割草皮；鄰近的田埂及河灘地幾乎成了「黃土地」。水鄉的農民尤能吃苦耐勞，家鄉的每一條田埂上除了兩邊種上的豆禾類農作物外，再也難覓各種野草了。當時學校裡也響應公社「大積大造自然肥料」的號召，提前放了暑假。我們三個小夥伴便瞞著家人，向鄰村借了條水泥船，趁着夜色循著家鄉的水路向東南駛去。

記憶中那天晚上是逆風順水，三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輪流搖著船兒，船檣濺起的水花在夏夜的風中飄灑在臉龐上，涼嗖嗖的舒坦極了。船兒行駛了大約三、四個小時，仰望夜空，西斜的銀河若隱若現，方知已過夜半。搖啊搖，在一片朦朧的夜色中我們已疲憊不堪，便在一个距離蘇城三十多里的湖塘邊繫了纜繩歇腳。躺在空曠

的船頭甲板上，三人合蓋一條薄薄的棉布單。一覺醒來東邊的太陽已高懸空中，十分刺眼，給人一種酥麻麻的感覺。我睜開了夥伴，三人啃完自帶的乾糧後，便上岸各自尋覓「青草的領地」去了。三伏天的艷陽照在赤裸裸的臂膀上，火辣辣的。那時蘇城的常熟、吳縣農村一帶的縱橫交錯的田疇旁，阡陌的小路還已很難見到各種茵綠的野草，只有深入到達離村莊的人畜出沒稀少的偏僻野地，或攀援到陡峭的河灘與高崗間的邊緣地帶，方能發現綠色的驚喜。

草船駛進一個名叫渭塘的小鎮，一段水路後便有一片蘆葦叢生的水域映入眼簾。水道向東南豁開一條主水道，遠處隆隆的船隊駛來，滿載着烏黑發亮煤塊的長長船隊，足足有十多條掛船；船尾有黑壓壓一群嬉水的孩子追著船隻，只見頑童們一手抓住船舷，一手將船艙中的煤塊偷偷使勁往河心裡扒。當船主發覺時，孩子們便迅速潛入水底，游進了水域左岸蘆葦蒼蒼的「轉水墩」。待煤船遠去，孩子們便像捕魚能手鸚茲，一個個猛扎進河塘中摸起一塊塊烏黑的「戰利品」。煤炭是當時農家十分稀罕的「奢侈品」，成為農村孩子夏日河塘撒野的一道風景。

我們的草船向着一個佈滿了水蓬蓮草的「清水濱」駛去。水蓬的檣聲，劃過早已平靜下來的水道，忽兒發現原先靜若處子的魚兒跟在我們草船的

兩側，烏溜溜一大群，在清澈的河水中優哉游哉。渭塘段的河流屬運河的支流，如此清澈的運河水在我的記憶中已流滿了三十多年。

夕陽潛入河面，月亮還未升起；繫船停泊，決定在「清水濱」過夜。我們沐浴「清水濱」，融進了正在游泳的大人和孩子們的中間；「打水仗」是我們最瘋狂也是最愜意的遊戲了。那清冽的河水在雙手的擊盪中濺起的水柱，足能把半邊水面攪起一場夏雨。玩夠了肚子也餓了，便開始煮飯。自帶的煤油爐煮一鍋米飯，再燒一鍋鹹菜湯，菜湯中星星點點飄浮著肥腩肉熬製的油渣，酥香得令人垂涎欲滴。吃飽喝足便在船頭的甲板上睡去，沒有憂慮也沒有攀比，更沒有危機。每年的暑假盼的就是這個日子。當船兒滿載着高出船舷一米多的青草，把船艙壓到水面時，心裡甯靜有多欣喜；儘管搖著滿載青草的船並不輕鬆；但聽著櫓聲悠揚的旋律，嗅著散發著清香的野草味，我們的心中灌滿了甜蜜。

晚霞滿天時，我們便搖著草船到了家門口，大人們早已望眼欲穿。看到我們三人被炎夏夏日曬得黑黝黝的臉蛋和那滿船的野草，責怪聲也變得和藹可親了。累極的我在美食品嚐了母親做的豐盛的晚餐後便早早入了夢鄉；那一晚我夢見了魯迅先生《故鄉》中那片碧綠的沙地和那一輪掛在深藍色天空中的金黃的圓月亮。